

晚清域外遊記的海洋書寫——以張德彝 《稿本航海述奇匯編》為例——

陳室如*

摘 要

張德彝為晚清特殊外交人物，自 1866 年以同文館學生身分隨行出國，至 1901-1906 年任出使英義比國大臣，共歷八次出洋，停留海外 27 年。旅外期間他每日撰寫日記，留下二百餘萬言的《述奇》作品。

《述奇》包含大量航海日記，張德彝慣用「如鏡如畫」敘述，詮釋出模糊籠統的海上美景，紀實的海洋景物反而具備虛幻情境。隨著航海經驗的積累，他從傳統認知的比附轉為科學化、數據化，建構出一個接近西方的海洋世界。

張德彝再現的航海生活極為多樣，暈船之苦與狂風巨浪，被認為冒險專屬勳章，屢屢安然度險，被他視為君主海神與西方科技共同之功，反映出傳統與先進的矛盾。至於個人自然審美經驗與船上娛樂活動的參與，則呈現出一種新／舊、靜／動並存的歡樂感。

關鍵詞：海洋、晚清、遊記、張德彝、航海述奇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助理教授。

Ocean in Late Qing Dynasty Overseas Travel Writings - A Case Study of Drafts on My Fantastic Experiences Overseas by Zhang Deyi -

Chen Shi-R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Zhang Deyi is a special diplomat in late Qing dynasty. He went abroad as a student of Tung Wen College since 1866, until he was appointed ambassador to UK, Italy and Belgium from 1901 to 1906. He experienced 8 times to go overseas and stayed for 27 years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of travelling overseas, he wrote a diary daily and left a work - *Drafts on My Fantastic Experiences Overseas* - of more than 2 million words. This work contains considerable journals on his voyages. He preferred to use vague way to describe sea views, but used detailed and clear records with unreal atmosphere to give account of the special marine creatures and natural phenomena.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sailing experience, his descriptions turned from analogy with traditional knowledge to scientific and numerical descriptions, and then construct an ocean world view which was closer to the west. *Drafts on My Fantastic Experiences Overseas* reproduces extremely diverse marine lives. He thought that storms, huge waves and the pain of seasickness were identified as the exclusive medals of adventure and regarded that he experienced calamities safely because the help of emperor, sea gods, and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reflec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Appreciation of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participation in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n board are two things that brought him happiness which show coexistence novelties vs.

nostalgia and static vs. dynamic states.

Keywords: Ocean,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Deyi, *Drafts on My Fantastic Experiences Overseas*

晚清域外遊記的海洋書寫——以張德彝 《稿本航海述奇匯編》為例——*

陳室如

一、前言

在晚清國際關係中，張德彝（1847-1918）可說是一位不容忽視的特別人物，一路由同文館學生、第一次歐洲參訪團隨員、外交使團翻譯、第一任駐外公使翻譯官，升至駐英、駐日大使參贊、出使英國大臣……等職務，歷經八次出洋，停留海外期間長達 27 年，一生重要經歷皆與晚清外交密切相關，機遇與經歷之特別，遠非同時代其他外交人員所能比擬。

張德彝每次出洋，均留下一部以《述奇》為名的日記，按日記錄每天見聞。8 部《述奇》橫跨同治光緒二代，詳細記載每次航海路線、航行過程與海上見聞，展現極為豐富的海洋體驗，在鉅細靡遺的觀察記錄之中，呈現了海象變化、海洋景觀、科技器物、船上生活……等各種航海相關資訊，為研究晚清海洋書寫之重要文獻。

歷經 27 年八次出海，張德彝已由初次放洋的年少隨從晉升為老練成熟的外交官，其海洋書寫隨著航海經驗與海洋知識的增加而有所調整，前後期作品的書寫特徵亦有極大轉變，例如他首次登船即大肆鋪寫輪船細節，最後不得不承認「其他零碎奇巧物件極多，實難瑣述」¹；第二次出洋，面對同樣事物，卻只以「極明淨宏敞，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異國形象的物質符碼——晚清海外遊記中的飲食、服飾與城市文化」部分成果（NSC 99-2410-H-003-121-），曾於 2010 年 9 月 29 日發表於中研院文哲所、中研院前瞻計畫、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越南社科院哲學院主辦之「東亞的思想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海洋文化」，受會議講評人賴毓芝教授、多位與會學者以及兩位匿名論文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多方斧正，特此誌謝。

¹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稿本航海述奇匯編（一）》（北京：北京圖書館，1997），頁 67。以下簡

無需贅述」²一語帶過，關注焦點顯然已有所改變。

在《三述奇》中，張德彝曾約略提及自己的海洋觀：

嘗思地球之上，水居五分之三，水之所以停蓄而不洩者，實賴地心之力。小而澗溪沼沚，大而河漢江淮，無不朝宗於海，汪洋浩淼，不擇細流，是海為百川之王，故觀于海者難為水，明今繞行地球，遍歷諸海，舉古書所未載者，皆親履而目睹之，設非朝廷詔准通商，安能行一葦之舟，而馳域外之觀哉？³

原先「容納百川、汪洋浩淼」的抽象海洋，如今在真實生活中成為連結家鄉與異域的流動空間，朝廷政策的改變，使得海洋旅行成為現實人生的一部份。透過真實的接觸過程，《述奇》裡所記載的海洋，也比「容納百川、汪洋浩淼」的遼闊意象更為複雜多樣。

當時遠洋航行的交通工具主要為輪船，除了對海洋的描寫之外，船上生活與輪船細節亦為張德彝的關注對象。旅客總是透過載帶著他在世界到處跑的交通工具來看世界，這種機器，以及這機器所製造出來的動感，於是慢慢地融入了他的視覺感受之中。⁴長達數十天的漫長航行，在輪船上所經歷的海洋體驗，與陸地上的位移必然有極大差距，張德彝對此亦有生動描述。

目前對於張德彝的研究，多半集中於他對西方世界的認識與體驗現代化過程的探討⁵，尚無專門針對海洋書寫所進行之專文研究，頗為可惜。本文即欲以張德彝《述

稱《匯編》。

² 清·張德彝：《再述奇》，《匯編（一）》，頁 429。

³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 141。

⁴ 約翰·厄里（John Urry）著，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臺北：書林出版社，2007），頁 262。

⁵ 大陸有多本學位論文以張德彝為研究主題，如樓秀麗、王盼、王春燕均以張德彝對西方的認識為焦點，王熙則從國別和物質、精神、政治文明三層次分析張德彝的時代特徵。樓秀麗：《張德彝——一個晚清外交官西方認識的成長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樓盼：《試述張德彝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王春燕：《張德彝與西方近代文明——以八部《航海述奇》為考察中心》（煙台：魯東大學專門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王熙：《一個走向世界的八旗子弟：張德彝〈稿本航海述奇匯編〉研究》（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4）。

較為特殊者如近來陳珏從物質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張德彝的《述奇》作品，透視晚清「海外遊記」中所展現的「殖民時代」種種歐亞互動的多元文化因子。陳珏：〈晚清「海外遊記」與「殖民時代」——以《稿本航海述奇彙編》中的「物質文化」為引子〉，田浩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

奇》系列中的海洋書寫為研究對象，首先耙梳其海洋行旅經驗與《述奇》相關資料；接著針對他在作品中所凝視與觀望的景象加以分析，探討他在觀察與書寫過程中所構築出的海洋世界；其次，將從作品中對航海之苦／樂的描寫，分析張德彝所認知的航海特質與海洋生活，希望藉此對晚清海洋書寫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二、張德彝的航海與《述奇》

同治元年（1862）考入京師同文館，成為該館第一屆學生後，同治 5 年（1866），張德彝即因成績優秀，被選派隨同中國近代第一個官方外派使團出訪歐洲，自此之後，至光緒 32 年（1906）卸職出使英義比大臣返國，張德彝八次出洋，先後遊歷歐美亞非數洲，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雖無顯著成績，卻以另一種方式留下珍貴記錄。1866 年第一次隨斌椿出訪歐洲，張德彝即將遊歷見聞，筆諸日記，定名為《航海述奇》，善於觀察且勤於記錄的他，自謙寫作動機為「逐日登記藉驅睡魔」⁶，秉持每日記錄的習慣，從《航海述奇》到《再述奇》、《三述奇》，直至《八述奇》，八次出洋，均留下相關日記，詳細記載所見所聞，累計 78 卷，共洋洋二百餘萬字，數量之豐與記錄之詳，不但是中國近代外交史的寶貴記錄，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獻。

8 部《述奇》中，張德彝生前僅出版《航海述奇》、《四述奇》、《八述奇》⁷其中 3 部。1980 年代，鍾叔河為編輯《走向世界叢書》，在北京柏林寺發現已謄好而

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805-833。

⁶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 189。

⁷ 《航海述奇》有上海申報館仿聚珍版印本（1880），《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1891），《四述奇》最早由京師同文館鉛印刊行（1883），後王錫祺所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收入此書，將其分為《隨使日記》、《使英日記》、《使俄日記》、《使還日記》等五種，《八述奇》則有清宣統年間石印本。另外尚有《總署官書鈔·使俄日記》一書，安雅書局印行，年代不詳，為《四述奇》中使俄部分之重編。參見王熙：《一個走向世界的八旗子弟：張德彝〈稿本〉》，第二章第二節、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52、薛英、鮑國強：〈張德彝和他的八種《述奇》〉，張德彝《匯編（一）》，頁 5。

未出版的 7 部《述奇》稿本⁸，原欲將此 7 部《述奇》⁹點校出版，最後僅出版前 4 部：《航海述奇》、《再述奇》（易題為《歐美環遊記》）、《三述奇》（《隨使法國記》）、《四述奇》（易題《隨使英俄記》）。4 部日記最初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 年由岳麓書社輯入第 1、2、7 冊合訂本再版，1997 年北京圖書館將《述奇》稿本全部影印，定名《稿本航海述奇匯編》（全 10 冊）公開發行，此為目前所能掌握最為完整的資料，本文即以此為研究文本，參照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¹⁰所整理點校之版本為輔。

張德彝的八次出洋紀錄與作品出版情形可由下表¹¹窺知：

	年代	年紀	稿本題名	卷數	出使事由	曾刊與否	《走向世界叢書》書名
1	同治5年 (1866)	20	《航海述奇》	4	被奏保八品官，隨斌椿赴歐洲遊歷	曾以《航海述奇》書名刊行	《航海述奇》
2	同治6-8年 (1867-1869)	21	《再述奇》	6	經總理衙門奏派隨蒲安臣使團訪問英美法等國	未刊	《歐美環遊記》
3	同治9-11年 (1870-1872)	24-26	《三述奇》	8	經崇厚奏保隨往法國遞國書	未刊	《隨使法國記》
4	光緒2-6年 (1876-1880)	30-34	《四述奇》	16	經郭嵩燾奏派隨帶駐紮英法，任翻譯官，期間曾奉調使俄	曾以《四述奇》、《隨使日記》、《使還日記》刊行	《隨使英俄記》
5	光緒13-16年 (1887-1890)	41-44	《五述奇》	12	經洪鈞奏調充出使俄德奧荷大臣使員	未刊	《隨使德國記》
6	光緒22-26年 (1896-1900)	50-54	《六述奇》	12	經羅豐祿奏調充出使英義比國大臣參贊官	未刊	《參使英國記》
7	光緒27年 (1901)	55	《七述奇》	稿佚	經那桐奏調充專使日本國大臣參贊官	未刊	

⁸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87、191。

⁹ 其中未見《七述奇》，張德彝去世後編輯出版的《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張公集》也沒有提到此日記，對照年譜記載和現存日記，缺少的為使日記錄，扣掉亡佚的《七述奇》，其他七部《述奇》稿本共約一百五十萬字。薛英、鮑國強：〈張德彝和他的八種《述奇》〉，頁 2。

¹⁰ 岳麓書社自 1984-1987 年出版《走向世界叢書》之後，2008 年 10 月由鍾叔河修訂整理，出版修訂本。

¹¹ 本表格根據鍾叔河敘述與樓秀麗所編之〈張德彝年譜簡編〉整理而成。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頁 87-88、樓秀麗：《張德彝——一個晚清外交官西方認識的成長史》，頁 59-62。

8	光緒28-32年 (1902-1906)	55-59	《八述奇》	20	任出使英義比國大 臣	曾以《八述 奇》書名印行	《使英日記》
---	-------------------------	-------	-------	----	---------------	-----------------	--------

綜觀張德彝的航海經驗，大部分集中於歐洲航線。第一次隨斌椿出訪，於同治5年1月20日（1866/3/6）由北京出發，在香港換乘法國船「崗白鷗士」號，途經安南、西貢、新嘉坡、印度、錫蘭、埃及乃勒（尼祿）、阿來三宅呀海口（亞歷山大港），轉登「賽達」號輪船，抵義大利國墨西拿，3月12日抵法國馬賽，23日抵法國巴黎斯。航行最終目的雖是歐洲，卻順道走訪南亞、西亞阿拉伯和北非諸地，回程則由法國馬賽返華。日後多次往返歐洲，雖因目的地不同，在抵達歐陸、或由歐陸出發地點略有變更¹²，但主要路線大抵均行經南海、印度洋、紅海、地中海。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第2次前往美國之際，張德彝體驗了不同的航線。此次由蒲安臣帶領的使節團於同治6年2月2日（1867/3/7）自上海虹口出發，使節團一路轉乘，先搭乘美國通航輪船「戛司大力嘎」號抵達橫濱，再由橫濱上船搭大輪船「齋納」號橫渡太平洋前往美國，3月8日抵達金山（舊金山），結束美國參訪行程後。7月23日登「扎瓦」號輪船，經大西洋，8月4日抵達英國立溫浦（利物浦）。第3次則重複歐美航線，於同治10年7月13日由立溫浦海口離英赴美，27日抵達美國紐約，8月9日再離美返法，19日抵達法國布來斯（布勒斯特）。

從航行路線看來，張德彝已橫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三大洋。從上海出發之前，須由陸路出京城至天津，然後改水路行船出渤海至上海港。橫跨領域之廣，也使他得以觀察比較不同海域特色。多次航海旅行，張德彝見證了航海史重要大事，例如在《三述奇》中便記錄了當時甫開鑿完畢的蘇伊世運河航行體驗：

入法國新開之蘇耳士河口，係同治三年，法國輪機使者賴賽樸設法開鑿者。時閱六載，共用洋圓萬萬，合銀七千二百萬兩。長三百里，寬六丈，深二丈四五，南口在蘇耳士稍東，仍名蘇耳士，北口在阿來三宅呀之東，地名波賽，此地原為亞細亞阿斐里加二洲之連脛，今竟瓜分為二，神工鬼斧，人定勝天，古之愚公移山，不過途傳虛語也。入口見左右堆土，高皆逾丈，此外地皆沙

¹² 例如《四述奇》即經支布洛達（直布羅陀）抵達英國騷三浦屯（南安普敦）、《六述奇》及《八述奇》返程不再由馬賽經義大利出發，改由英國騷桑屯出發，經大西洋入地中海。

漠無房舍。¹³

蘇伊世運河於 1869 年開通完畢始航，1870 年由上海出發、前往歐洲的張德彝即已體驗現代科技的開發成果，對於開鑿記錄與運河地理資料均詳加敘述，參與航海史上的現代化歷程。

其次，相較於其他出使大臣所背負的嚴肅使命，張德彝刻意避開敏感的政治問題，強調「歷次出洋，雖辱承譯事，而一切密勿，闕而不書，亦金人緘口之意也」，他所著重的部分在於「外洋風土人情」¹⁴，敘事風格更是「不厭繁雜，不辭瑣屑」，以「盡得其國政民風」。¹⁵他的旅行記述純屬個人興趣，亦無上繳備核的官方壓力¹⁶，僅就生活細節一一客觀介紹，且多半述而不議¹⁷，在瑣碎記事，長達數十天且單調重複的航海細節，更真實反映出當時旅人所經歷的海洋生活。

比較 7 部《述奇》作品對於航海旅程的描寫，可以發現，第一次的出洋經驗最為新鮮有趣，由天津出發到抵達馬賽的部分，便佔了 7、8 頁，鉅細靡遺描寫初登輪船的首日體驗，更洋洋灑灑佔了 6.5 頁。¹⁸同樣前往歐洲的第二次航程，在《三述奇》中上佔了百頁以上篇幅¹⁹，至後期的《六述奇》、《八述奇》中，卻已縮減至 30 多頁²⁰，每日所佔篇幅亦多數不到半頁。

¹³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 303-304。

¹⁴ 清·張德彝：《三述奇·凡例》，《匯編（二）》，頁 189。

¹⁵ 清·張德彝：《八述奇·自序》，《匯編（八）》，頁 523-524。

¹⁶ 清·清廷對於出使大臣的日記報告規定甚嚴，例如同治 5 年由斌椿率同文館學生隨赫德遊歷歐洲的奏折內即規定其必須「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斌椿一行返京一個多月後，總理衙門即將斌椿所撰日記一本鈔錄，恭呈御覽。中華書局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39，頁 2。1876 年郭嵩燾任出使英國大臣，離國前總理衙門即議定，到西方以後，他必須每月編寫日記一本上交。郭嵩燾鈔寄回總理衙門的日記，卻因認同西方成就，最後被毀板禁行。清·郭嵩燾：《養知屋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 680。

¹⁷ 此種寫作方式也使得張德彝《述奇》評價較低，例如鍾叔河認為他「只能算是一個庸才」，雷俊玲評其「一生接觸西洋事物，期間雖亦受到影響，但並未能真正瞭解西洋文化和思想，不免偏於一隅」。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認識西方的歷史》，頁 94、雷俊玲：《清季首批駐英人員對歐洲的認識》（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頁 203。

¹⁸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 34-112、36-44。

¹⁹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 216-334。

²⁰ 清·張德彝：《六述奇》，《匯編（二）》，頁 673-701、清·張德彝：《八述奇》，《匯編（十）》，頁 784-753。

這種改變一方面與新鮮感褪去、人生閱歷的增加相關，一方面也與張德彝所秉持的寫作原則有關，與前次《述奇》相同的事物，他一律採取「概不登入，以免重複」²¹原則，累積將近二十次的長途航行與多次短程航行，從 19 歲初次出洋、充滿好奇心的年少階段到晚年 60 歲長期駐外，他筆下所呈現的海洋經驗，自然也有所調整。

三、凝視與觀看：虛／實海洋世界

誠如上節所述，張德彝的《述奇》詳細記錄每日見聞，偏向資料陳述，個人心得感想較為少見。此種寫作風格反映在航海日記上，則是每日重複天氣與海象變化、所見景物、航行狀況……等細節，純粹紀實資料居多，文學性相當薄弱。然而，在這些看似單調且枯燥的文獻資料中，他所採取的凝視觀點，究竟構築出什麼樣的海洋世界？擁有異於時人的豐富航行經驗，對照出發之前從地理文本上獲得的認知與想像，張德彝的日記呈現了漸趨真實的海洋空間。

（一）美景與奇景

烟飛霧結，萬頃迷離，水天一色，船行一日，皆屬平穩。²²

這是首次出航的張德彝，登船出大沽口後，對映入眼簾的大海第一印象。「迷離」且煙霧瀰漫的海洋，是另一個充滿未知數的陌生空間。

看似神秘的海洋風景，隨著旅途開展，逐漸在張德彝筆下具體化。除去暈船之苦，張德彝經歷的海洋體驗是新鮮有趣的，例如船行海上，見兩岸山峰「飛越眉目之間」²³，離開中國海岸，進入其他海域，他開始見識到如是景象：

²¹ 清·張德彝：《三述奇·凡例》，《匯編（二）》，頁 191。

²²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 42。

²³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 43。

黎明開船，穩如登陸，水不揚波，其色葱綠，瞥見西南二山對峙，東一小山相距十里許，層巒送綠，山水縈迴，扁舟出沒，宛如畫圖中遊也。²⁴

第一次出洋，船過安南、抵達新加坡之前，在船行平穩、岸邊風光優美的情形下，海上航行對張德彝來說，已是愜意宜人的畫圖中遊。

以「圖畫」來概括航海所見之美景，是張德彝詮釋航海景象時的慣用手法。當進入義大利國界，他仔細描述了沿岸特殊火山景觀：

見曉日升於山頂，背日之山皆紫色，南北皆山，如送如迎，有峰峭然挺拔者，有壁立如削者，有作荷葉皺者，有若出水芙蓉者，有若斷雲橫亘者，有若曉霜凝素者，是海浪逐潮，剝蝕日久自成此象。山皆匝海而立，入望皆成畫本，米南宮不足擬其妙也。²⁵

由山峰顏色變化至山脈形狀、地形成因……等細節逐一描繪，雖然仍以「畫本」概括海上景致，但以芙蓉、雲、荷葉……等具體事物，將陌生的火山地形具象化，細緻的再現手法，使得海上異國景象躍然紙上，極為生動。

類似手法，在張德彝的《述奇》作品中頗為常見，例如在《四述奇》中，船過檳榔嶼，所見景象為「早過風篷三四，掩映而來，如在畫圖中矣」²⁶、回程返華過錫蘭，則「遙望左右奇峯，翠嵐如畫，不知其為雲或山也」。²⁷

以「如畫」等相關詞彙統稱海上風光，雖簡易清楚，亦符合一般對美景的想像，實際上這種敘事習慣所呈現的美麗景色卻極為模糊。比較上述三則引文，除去對義大利火山的具體描述之外，其餘二則對檳榔嶼及錫蘭的描寫，從張德彝的簡短敘述中，讀者只能得知兩處景色俱佳，卻無法進一步瞭解其中差異。同為如畫美景，不同異地風光自然各具特色，一為海面船隻搖曳、一為海岸山峰變化，一視同仁被統攝在「如畫」的敘事底下，原始風貌模糊難辨。

其次，在船上欣賞如畫美景，通常是在航行順利、水勢平穩的狀況下方得進行：

²⁴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77。

²⁵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111。

²⁶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45。

²⁷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四）》，頁819。

水平如鏡，左右見山，或遠或近，參差掩映，突兀崢嶸，洵天然之圖畫也。²⁸

水平船穩，西行大山綿互，疊嶂入雲，乃蘇門答臘之西北境也。午正行六百八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七分，申初，正南高山起伏，翠黛千重，四面白氣如絮，倏忽萬變。²⁹

首則引文為張德彝對新加坡海岸山勢起伏的描寫，同樣以「如畫」二字加以詮釋，後者則描寫蘇門答臘海岸山勢及雲氣變化，二者皆反映了「水平如鏡」、「水平船穩」為欣賞海岸美景之前提，這也是張德彝在日記中描述海洋的常見方式。以《五述奇》為例，在歐返華、過亞丁至錫蘭島克倫伯的航程之間，光緒 16 年 9 月 5 日至 9 日，5 天日記中，每日日記篇幅簡短，「水平如鏡」、「水平船穩」卻反覆交替出現，其中 4 天更均以此二者作為日記開頭³⁰，概括每日海象。

「如鏡」為張德彝將海洋體驗具象化的另一個慣用詞彙，在 7 部《述奇》作品中，除極為罕見地曾在「水平如鏡」之後加上「如油」³¹二字來形容亞丁至英格村的海水之外，其餘不管行經哪一海域，「如鏡」幾乎已直接和張德彝所見的平靜海洋劃上連結。

在如鏡如畫的詮釋手法中，《述奇》所呈現的海洋美景美麗且籠統，船上所感受的海洋寧靜本質或許差異不大，可一併「如鏡」概括，然而，海岸景色變化極大，美麗風光究竟如同何種圖畫？在缺乏更細緻描述與觀察之下，《述奇》所概括出的海洋美景，看似清楚實際上卻極為模糊，與他初次出航所體會到的迷離印象，在本質上來說並沒有太大差距。此種修辭與想像的貧乏，正反映出張德彝海洋書寫的侷限性。同樣以「如畫」筆法概括海上風光的晚清旅人不在少數，例如首次出洋與張同行的斌椿對亞丁奇峭崢嶸之山僅以「如見李成畫筆」³²形容、1876 年一同赴英的

²⁸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四）》，頁 822。

²⁹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 148。

³⁰ 「初五日壬申，晴，稍熱，水平船穩」、「初六日癸酉，晴熱，水平如鏡」、「初八日乙亥，晴熱，水平如鏡」、「初九日，丙子，晴熱，水平船穩」。清·張德彝：《五述奇》，《匯編（六）》，頁 608-610。

³¹ 「水色翠綠，平靜如油」、「水平如鏡如油，忽有皺紋，如魚鱗、如蝦鬚簾」。清·張德彝：《六述奇》，《匯編（六）》，頁 682、《八述奇》，《匯編（十）》，頁 769。

³² 清·斌椿：《乘槎筆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 138。

公使郭嵩燾形容紅海群山只提及顏色：「紅紫輝映，如胭脂圖畫」³³，同年以中國工商業代表身分赴美參加費城博覽會的李圭，船經日本，面對「嵐光撲人眉宇」的海上美景，僅簡單說明「恍若置身畫圖中」。³⁴從這些以「如畫」概括各地美景的出使日記中，即便航行地域寬廣，接觸西方世界的晚清旅人們，在詳細書寫電燈、火車、輪船……等西方科技體驗之餘，對自然景色的關注反而相對粗淺，此種描述手法，也成為晚清域外日記的一大特色。

相對於美景的展現，《述奇》之中還呈現了另一類海洋奇景。在真實航行經歷中，各種海洋生物的出現增添了旅途的奇幻性：

遙望西北有青山障空，懸崖欲墜。午後見一大龜，周約丈許，飄乎波浪之中，其色黑而間青，有斑紋，洵靈物也。酉刻陰，復見海豬兩耳直立，浮于水面。³⁵

由美赴歐途中，在大西洋上見靈物巨龜、海豬，這些平日不熟悉的海洋生物，為航海旅途增加了奇特的自然景觀。張德彝在此方面的描寫甚多，例如過錫蘭「飛魚成羣，躍水逐浪，間有飛入船艙者」、「見海面浮小海蜥甚多，點點如螢火，僕以網撈起，其大竟如鉢」³⁶，由歐返華，從新加坡前往錫蘭途中「海面水母千百成羣，繞船而行，時大雨，色極黑而路難辨，遂停船時許」。³⁷海龜海豬漂浮、飛魚跳躍、海蜥如螢如鉢、水母繞船、水色漆黑，多種奇特海洋生物於航行途中交織出現，這些實際航海途中所見之真實景物，卻因本身的神秘色彩，營造出另一種虛幻的海洋面相。

對於這些海洋生物的出現，張德彝多半僅忠實陳述所見，未曾多加渲染，《述奇》中多次描述飛魚跳躍場景³⁸，卻僅於兩處抒發簡短感想：

³³ 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72。

³⁴ 清·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321。

³⁵ 清·張德彝：《二述奇》，《匯編（一）》，頁487。

³⁶ 清·張德彝：《五述奇》，《匯編（五）》，頁50、49。

³⁷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384。

³⁸ 「晚有巨魚長五六尺，飛躍而上，出水三四尺，如人力攫物狀」、「見有飛魚長六七寸者，出水丈餘，更有飛入船艙者，亦有長尺許者，成群飛躍，數以百計」，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

午後一魚飛入艙中，長約八寸，其翅即其分水，潛而能飛，足見造物之巧也。³⁹

過麻那怪島，遙望孤峯矗立，直插青霄，有飛魚如白鳥者，往來船面，可謂魚鳥親人矣。⁴⁰

分別感嘆造物之巧與魚鳥親人。在處理此類充滿想像空間的海洋素材時，張德彝一貫秉持的紀實立場並無太大改變。

反倒是靜態的自然景觀在《述奇》中被張德彝以「妙景奇景」、「幻境」稱之：

偏西一大火山，山名微素微，白晝黑烟直上，夜則烈焰飛騰，亦妙景也。辰正一刻，開行，出口甚平，戌正，過司托羅百里島，頂上亦有火山，惟紅焰微小耳。子初二刻，過墨西哥那，燈火連綿，海天一色，尤奇景也。⁴¹

早細雨，辰正晴，見大虹見于西方，倒映海面，忽圓忽半，忽整忽雙，五色迷離，亦幻境也。⁴²

一為義大利維蘇威火山、一為香港前往安南途中所見之海面大虹。火山日夜變化妙景，海天一色場景，加上岸上人家燈火，已成奇景；大虹倒映海面，顏色形狀虛實變化，為難得幻境。真實自然景觀在海洋元素加乘之下，拓展出別具風貌的虛幻情境。

以「如鏡如畫」開展的敘述模式，使得《述奇》中所描繪的海景雖美卻模糊難明，更顯虛幻；在記錄真實自然景觀之際，張德彝雖未多加渲染，卻因景物本身的特殊性，在紀實過程之中，呈顯出另一種虛幻效果，在虛／實錯位之中，《述奇》中美景／奇景共存的海洋世界更顯繽紛多元。

（二）認知與構築

在首部出洋之作《航海述奇》中，張德彝一開始即以〈地球說〉介紹世界地理，其中描述海洋的部分為：

頁 82-83。

³⁹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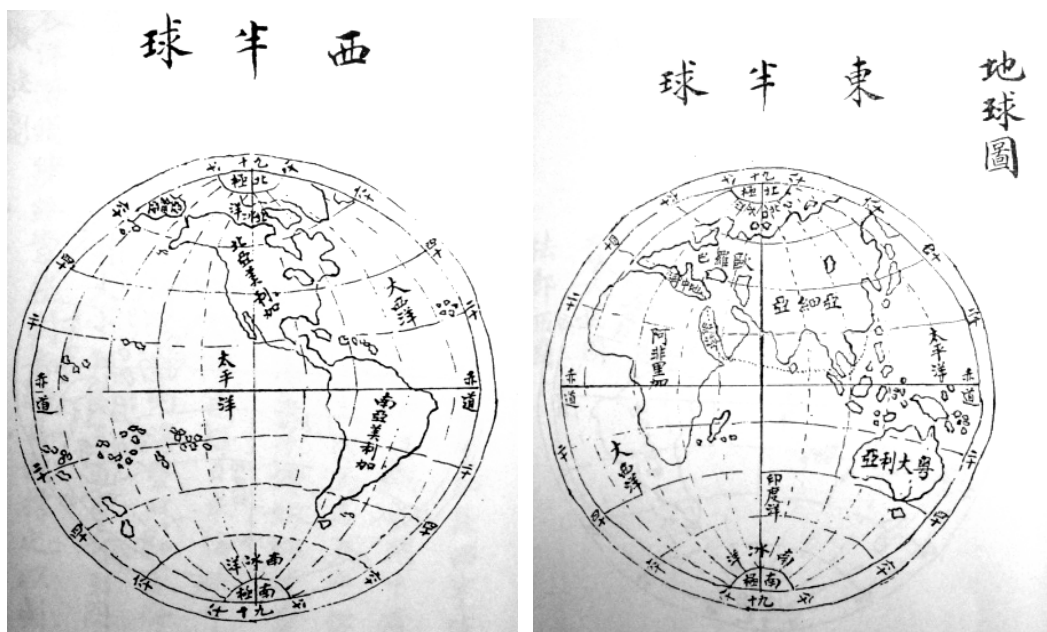
⁴⁰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四）》，頁 819。

⁴¹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四）》，頁 412。

⁴²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 280。

又有水程分五洋，曰大東洋又名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冰洋、北冰洋；外有數十海，如紅海、黃海、黑海、白海、北海、鹹海、馬海、裏海、中國海、日本海、地中海、加勒海、亞得亞海、亞爾零海、波羅的海暨阿勒富海。⁴³

並附上東半球與西半球的地球圖，標示五大洲及五洋地理位置。從〈地球說〉中對於海洋及陸地的介紹可看出張德彝已具備一定程度的西方地理學知識，但文末最後結論卻強調「地球即鷄卵之理，非西人所獨創」。⁴⁴



【地球圖】⁴⁵

以傳統認知結構解釋、比附新事物，是張德彝在面對西方他者時所習慣採取的態度。鴉片戰爭以後，清代域外地理研究開始大量出現，基於禦侮圖強、以夷制夷的需要，西方地理知識不再只被視為天方夜譚、無稽之說，隨著地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傳統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中心觀與強烈排他意識的夷夏之辨開始產生變異。⁴⁶ 徐繼畲的《瀛寰志略》（1848）即為當時傳播西方地理學的重要著作⁴⁷，該書介紹

⁴³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26。

⁴⁴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26。

⁴⁵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27-28。

⁴⁶ 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240-279。

⁴⁷ 《瀛寰志略》為中國最早介紹西方地理知識的著作之一，作者徐繼畲主要根據美國人雅裨理所提供

地球概論與西方國家發展概況，不但建構了域外地理研究，更頻頻出現於使節日記中，成為晚清使節映證真實旅行經驗的重要參考依據。⁴⁸

張德彝在同文館學習時已接觸西方地理概念，《三述奇》凡例更明言遊記之海外地名還音參考自《瀛寰志略》⁴⁹，然而，《述奇》中所呈現的海洋書寫，卻仍有堅持舊有認知之處。例如在航行途中，面對一望無際的大海，張德彝如是感嘆：

因思天下土地之大，邦國之多。按《史記》所載，鄒子曰：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是鄒子以為天地包含之廣，不祇中華一州，惟未詳其名耳，如歐羅巴、阿美里加各州。若華人自古有航海覓得其地，當各予一名，則無須按洋字還音呼之矣。⁵⁰

引鄒子之說對比地球實際情勢，認為遠古時期的鄒子早已明白中國在世界的相對位置，並解釋華人失去異域命名權之因。張德彝更進而以自己的航行體驗對比中國傳統知識，企圖從二者之間找到合理的共通性：

早起，清風拂面，南行順風，如履平地。按《尚書考靈曜》曰：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在大舟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華人早有見也。當日彝在艙中閉目靜坐，惟聞機器丁東，不見海水北流，又焉知船向南度耶。⁵¹

以航行中的移動感知對比《尚書》所言，進而得出「華人早有見」⁵²之結論。

的地圖和介紹，並參證其他西人所提供的圖書資料，改寫而成的地理書，全書共 10 卷二十萬字，主要內容可分為對地球、美洲和澳洲新大陸、西方國家三大部分的介紹。參見趙榮、楊正泰：《中國地理學史：清代》（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 67-72。除《瀛寰志略》外，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和工藝技術，謀求禦侮圖強的《海國圖志》（1847），亦為當時傳播、普及西方近代地理學知識的重要名著。

⁴⁸ 例如斌椿的義大利印象即為：「內有火山數處，與《瀛寰志略》悉合」，清·斌椿：《乘槎筆記》，頁 107。郭嵩燾在航海日記中亦多次提及此書，行經南洋後，發現「《瀛寰志略》圖載檳榔嶼於蘇門答臘之西北，非也」，抑或對比地理知識：「紅海口外英國新置一島，名薩克敦……即《瀛寰志略》之索哥德拉」。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 45、54。

⁴⁹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 190。

⁵⁰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 137。

⁵¹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 137。

⁵² 在航海過程中，張德彝屢屢由古籍中尋求依據，以支持「華人早有見」、「非西人獨創」之說，例如船過亞丁，浪動船搖，張德彝於午休之後，再次抒發感觸：「因思三四日間，海路之遙，風浪之大，

張德彝的此種詮釋模式，與《瀛寰志略》中徐繼畲的論述方式或有幾分相似。徐繼畲多半通過考證文獻資料追根溯源，證明西方地理知識的可信性。例如在記述南洋各島國時，徐便引證《通考·四夷傳》、《明史·外國傳》、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陳資齋《海國見聞錄》……等文獻作為佐證，剔除其中荒誕不經的怪異傳說，保留較為準確實在的部分。⁵³張德彝在《述奇》中選擇性引用傳統典籍詮釋新經驗，與徐繼畲企圖在部分舊有知識基礎上架構新認知的方式，同樣都是在新／舊過渡之間所採取的協商。

儘管在詮釋手法上或有幾分相似，但二者的本質依然有極大差異。不同於徐繼畲的地理學者身分，張德彝畢竟是親履異地的域外旅人，所撰寫的亦為親身旅行經驗，而非僅是既有資料的統整。旅遊者在旅遊過程中的文化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不真實的經驗，是一部基於自己文化傾向的自我上演的戲劇。戲劇的腳本早已寫好，旅遊者只需在旅遊開始時將其角色一一對應而已。所以，即使他們的所見所聞是真實的，他們的文化反映也會被扭曲，變形為一種自以為是的行為。⁵⁴張德彝這種習慣向自我傳統文化尋求認同、進而比附、解釋新航行經驗的模式，正反映出同樣問題。

然而，此種認知方式並非一成不變，當真實航海經驗與傳統認知框架出現衝突時，張德彝開始調整修正。例如過馬來西亞南界，他對比《淮南子》書中南極之山、北極之山與地球真實地理概況，指出其不足之處「不知赤道之南仍有溫帶寒帶及冰洋等處，是真南極也」，並認同「中國之南極，非天下之南極也」⁵⁵，「中國」已不再等同於「天下」；體驗西方輪船日行千里之進步科技後，再對比古舟「追雲飛

咸賴鐵船之堅固、駕駛之精，能始獲穩渡。按古書內載，王元年登蓮花峯見鐵舟，又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是以銅鐵造船，非創始於泰西也。」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四）》，頁 818。

⁵³ 趙榮、楊正泰：《中國地理學史·清代》，頁 72。

⁵⁴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67。周憲也提到「晚清官吏或文人出歐訪美，大都以一種傳統的認知範式或格局來面對所遭遇的新事物和文化」，亦可解釋張德彝的想法。周憲：〈旅行者的眼光——從近代遊記文學看現代性體驗的形成〉，劉昭明主編：《旅行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書林出版社，2001），頁 408-409。

⁵⁵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 144。

雲撞雷挾電之名」，發現不過是「古人徒取其名以聳人聽聞耳」⁵⁶，中國、華人處處俱佳的思考模式明顯已有所改變。儘管企圖從傳統典籍中尋求比附標準，張德彝所尋求的仍是符合西方標準的科學依據，他筆下的海洋已具備一定的現代性，當同行旅伴仍以「蓬萊」、「西王母」……等神話想像記錄海洋之際⁵⁷，接受過科學教育的張德彝卻已明顯擺脫此種虛幻想像，轉而朝向真實理性的一面。

《述奇》中所使用的單位變化，亦反映出他的調整軌跡。以《航海述奇》、《二述奇》、《三述奇》前3部作品為例，里程計算單位均以「里」表示，《四述奇》已開始加註航行緯度⁵⁸，並提到西方計算單位「洋里」：

由河口至此，共行十吉婁美當，合中國三十六里，吉婁美當洋里名也。⁵⁹

過滿茳薈湖至南口下錨，由第七十五吉婁美當至第二十吉婁美當，合中國一百八十八里。⁶⁰

「洋里」、「吉婁美當」，即「公里」、「kilometer」，《五述奇》、《六述奇》則均採用洋里加上緯度，標明航行里程及位置。至《八述奇》時，更加註經度，使整個航行紀錄更為完整，以壬寅2月22日的日記為例：

午正行三百五十六洋里，當赤道北二十三度四分，格林尼址東百十七度六分，下餘一百七十三洋里，前後共計八百五十洋里。⁶¹

從「里」到「洋里」的單位轉換與緯緯度資訊的標註，張德彝的航海紀錄不自覺呈現了逐漸往西方現代化靠攏的痕跡。海上世界的計量由原先的中國單位轉換為西方單位，進而加註更多完備地理資料，使得每一趟的移動座標在世界地圖上更為清楚，相對位置也更為明確，張德彝的轉變與選擇，代表了他所構築的海洋世界正隨著航

⁵⁶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58。

⁵⁷ 清·斌椿：〈紅海吟〉，《天外歸帆草》，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191。

⁵⁸ 例如光緒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日記：「是日南行少西，至午正行一百九十五里，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分」。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36。

⁵⁹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36。

⁶⁰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36。

⁶¹ 清·張德彝：《八述奇》，《匯編（八）》，頁547。

行經驗的累積而持續產生變化。

對比同時期旅人的航海記錄，可以發現，除少數旅人——如郭嵩燾、薛福成曾在日記內有系統地加註經緯度、里程數、寒暑表……等科學數據之外，其他海外旅人（包含晚清前期出洋的斌椿、志剛到末期的載澤、戴鴻慈、康有為……等）對於航海相關數據並無系統性的記錄⁶²，相較之下，張德彝的書寫方式，明顯科學許多。

除了海上航行的記錄之外，張德彝的陸上日記多次提及各個海域深度、面積，屢屢不厭其煩地抄錄、摘引多種數據⁶³，這些科學化的數字，亦使得《述奇》中所存在的海洋意象更為客觀真實，不再只是「一望無際」、「萬頃迷離」的籠統印象。

歷經多次航海經驗與長期駐外生活，《述奇》中觀看、凝視海洋的方式，逐漸從傳統認知框架跳脫到系統化、科學化的記錄，在此種建構模式之下，《述奇》中的海洋也越來越靠近西方世界。

四、苦難與安樂：再現航海生活

對張德彝來說，未知的海洋環境與多變天候，隱藏許多超越日常生活的危險，多次出洋雖平安，但面對渡海過程中所遭遇的危險災難，不同時期的張德彝又是如

⁶² 從官方出使到私人出遊，晚清海外旅人對於航海記錄的書寫並無一定格式，例如早期的斌椿、志剛，雖為官方出遊，卻極少記錄航行里程、方位，末期如載澤甚少提及、戴鴻慈、康有為則僅簡單標示里程數。1876年郭嵩燾及1890年薛福成的出使日記，應為其中較為完整者：「離開香港啓程，早開行，至午行百九十五里（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二分，倫敦東一百十三度三十七分）」、「（光緒十六年正月）十二日記舟南行，偏西二十七度。午正，在赤道北二十六度三十一分，北京偏東四度八分（即巴黎偏東一百十七度十七分）……自昨日午正至本日午正，共行三百三十二海里。寒暑表六十三度」，前者已注意到經緯度、里程數、方位，後者更補上溫度變化且轉換里程單位為「海里」。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34、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70。

⁶³ 例如「記天下海之最深者為地中海，洋名美的得來呢安，水深二萬伐色木，次為裏海，洋名喀斯邊，身九千伐色木……」、「記西人墨蓄考天下海洋之至深者，如大西洋深二萬七千三百六十六尺、太平洋深三萬尺……又大西洋周二千四百五十三萬六千方洋里，太平洋周五千零三十萬九千方洋里……」清·張德彝：《六述奇》，《匯編（六）》，頁756、《八述奇》，《匯編（八）》，頁332。

何應變看待？長達數十天的漂流航程看似乏味單調，他還注意到哪些值特別之處？當航海從新鮮有趣的冒險轉為無法避免的例行旅程時，旅客所體驗到的海洋生活，與原本熟悉的陸地生活又有何差異？透過張德彝的記錄，可以清楚窺見當時遠航旅客的苦樂體驗。

（一）航海之苦與難

在長達數月的航海生活中，張德彝所遇到的第一個挑戰便是暈船之苦：

至晚忽狂風大作，浪高百尺，船即顛簸，人皆嘔吐不止。窗外水聲澎湃，船內人聲嘔哇，金鐵飛鳴，杯盤亂落，當斯時也，明心昏頭暈，嘔吐無寧晷，至黎明船行石上，震聲若雷，通船驚起，莫不惶悚戰栗，移時始定。⁶⁴

暈船狀況持續數日⁶⁵，對於船上飲食亦無法適應，面對外國食物「一嗅即吐」，每至用餐時間「一聞鈴聲，便大吐不止」。⁶⁶

幸運的是，年輕的張德彝調適頗佳，日後的航行已少見暈船之苦，在往後日記中，他不但能於眾人暈船時正常飲食，還有餘力照顧同船旅伴，儘管如此，卻仍不免感嘆「航海暈船之苦，亦不堪之境也」。⁶⁷

暈船之苦可逐漸調適，但詭譎氣候所帶來的威脅，卻遠超出人為力量。《述奇》中記錄最為詳細且驚險的海上危機，當屬第二次出洋時在太平洋所遭遇的巨大風浪：

西北風極勁，浪勢層迭翻捲，橫衝逆撞，令船左翻右覆，前掀後墜，其聲則奔騰澎湃，格磔礚礚，日無假晷。遠望則亂山巨壑，突兀險峻，排空而來者，非石也，乃大水也。午初後艙倏然震響，海水由艙頂撞入，各屋皆濕也。地上水深半尺，未刻中艙前有木楔長二尺餘者，被水激出，飛高二丈，幾傷船戶。

⁶⁴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42。

⁶⁵ 過兩日後過黑水洋「晝夜顛簸，人人嘔吐。鎮日偃臥，只吃梨橘而已」、隔日又「風浪大作，嘔吐不止，飲食不進」，直到第五天「雖已止嘔，殊覺力輟」。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42-45。

⁶⁶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45。

⁶⁷ 清·張德彝：《六述奇》，《匯編（六）》，頁673-674、484。

颶風大作，尤烈於昨。浪則奇峯爭出，船則蜿蜒奔騰，其觸凸峯也，迴視則船尾若埋，其陷凹壑也，俯瞰則鷁首若沁，仰望于天，則天忽墜而雲亦趨。舟中之物則鏗鏘錚錚，丁當鐺鐺，圓者轉，方者折，立者倒，懸者搖，疊放者墜，浮置者飛，沾濡淋漓，處處皆然。⁶⁸

赴美途中，船過日本入太平洋，狂風巨浪接連三日不休。經歷此次險惡風浪，張德彝除了對該海域「太平」之名產生質疑，也因安然渡險而大力讚許輪船之堅：

「齋那」（船名）堅利非常，鋼身鐵腹，其力可載萬萬餘觔，馳驅怒浪之中而不畏其顛搖者，非幸也，宜也。蓋海洋之大、途路之遙，苟無是舟，其何以濟？然乘之而不遇風浪，烏知航海之難？是故遇狂風逢巨浪，幾幾掩覆者三日，非不幸也，亦宜也。⁶⁹

兇險風浪並未使其心生恐懼，反而使他更直接體驗西方現代化的科技成果，並極為肯定，最後慶幸正由於此番風浪，方能證明自己所搭乘的輪船能經得起考驗，驚險風浪反而成為航海之難的證明要件。

關於此段經歷，同團擔任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的志剛，在抵達舊金山後寫下〈渡大東洋記〉一文，同樣讚許輪船堅利，對於海上驚濤駭浪卻餘悸猶存，並感嘆「是造物主之不可思議也，而猶欲以人力勝之，豈不難哉」。⁷⁰志剛的此番反應，也正凸顯了張德彝對航海之難的特殊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長期漂流生活中，張德彝不只一次強調航海之難，例如船過蘇門答臘、將過錫蘭，經歷海上颶風後三日，「潮水觸石，驚天撼地，同舟無不震懾甚矣」，因而引發「甚矣浮海之難也」的感慨。⁷¹此次在蘇門答臘附近所遭遇的

⁶⁸ 清·張德彝：《二述奇》，《匯編（一）》，頁447-448。

⁶⁹ 清·張德彝：《二述奇》，《匯編（一）》，頁448-449。

⁷⁰ 張德彝的此三日日記與同行長官志剛的〈渡大東洋記〉二者有大量文字極為雷同，應非只是巧合。〈渡大東洋記〉記載當時風浪：「而舟中之聲，則丁當鐺鐺，格磔硃訇，喧嘩嘈雜，震聒不寧。舟中之物，則圓者轉，方者折，立者倒，懸者搖，浮置者墜，復躍而起；疊放者下，忽翻而上」、「其觸凸峯也，迴視則船尾若埋，其陷凹壑也，俯瞰則鷁首若沁。天忽墜而南，則舟之枕于左也。雲忽趨而北，則舟之臥於右也。」清·志剛：《初使泰西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頁258-259。

⁷¹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53。

颶風依然頗為兇險：

午正，行七百七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十四分，後改旁風，浪高如山，戌初，風雨交作，雷電奔馳，遂急停輪撤帆，奈風烈不及撤，水手登桅力拽之，而墜傷者三人。殺氣怒號，通船驚起，蓋海面旋風也，粵人謂之颶風。海面盤旋或千里或數百里，舟入風中，隨風旋轉不得出，常致傾覆，非風息舟不能行。⁷²

已第四次出洋的張德彝，不再只是對海況兇險的感觸，他選擇轉換角度介紹輪船因應措施與國際通報系統，記述船公司的危機處理模式。⁷³從當天日記看來，張德彝對海上風浪的書寫已簡省許多，此次遇颶風得以涉險而不覆，他不再只將原因歸功於輪船之穩固，反而認為這是「仰賴我皇上之洪福」⁷⁴之結果。

災害與安全的發生和維繫、命運和風險的觀念，與人類的自我認同有密切的關係。信賴的感覺，及一種對於周遭人物的可靠度的感覺，是所謂「存有之安穩」（ontological security）的基礎。這種「存有之安穩」對於自我認同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很重要，因為它保障了一種對於行動之物質與社會環境的穩定感受。⁷⁵面對渡海旅程中的變動與不安全感，張德彝不再只著眼於客觀事物，而是轉向自我所認同的君主尋求信仰與寄託。

《述奇》中多次將海上歷險與君主洪福加以連結：

狂風巨浪，船遂簸揚，午後稍平，入夜仍搖，而行甚疾，蓋旁風加以帆力也。憶明自丙寅泛槎後，歷五海二洋，所遇颶風巨浸，駭人心目，而船之搖蕩簸揚，瀕於掩覆者，不知凡幾……由今思之，數年澤國，旅險如夷，一則仰賴

⁷²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49-150。

⁷³ 「洋船每見旋風起，即以寒暑表之輕重，馭船之進退，氣輕而下降，則臨風將近，乃設法以躲避之，待氣重而上升，則去風漸遠，可以免患。東西諸大國，皆設有暴風公司，以覘風力，凡風起處，疾者一點鐘行二百四十里，較電信頃刻千里者，則有遲速之別。如某國某處風起，急以電報通知他國，繼而彼此通知各海口，安排船隻，以為出入之節，次早另登新報，以便通悉，洵航海之惠政也。」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50。

⁷⁴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51。

⁷⁵ 王志弘：《流動、空間與社會：1991-1997 論文選》（臺北：田園城市文化出版社，1998），頁285。

聖主洪福，二則天后海神往來垂佑也。⁷⁶

早見東方紅日初升，西面黑雨下落，陰晴各半，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也。彝初兩次乘舟由津至滬，皆先平而後搖，此次則先搖而後平，是海水之平險，不可以一次為定，實因潮汐更變，非人所能預知。然問諸中外個人，僉謂鮮有黑水洋之平坦如今日者，此皆仰賴皇上洪福，海神效順之所致也。⁷⁷

海上危機得以逢凶化吉，張德彝並非將此歸功於精密的機械儀器與地理知識，反而認為這全仰賴皇上洪福與天後海神保佑，他將君權提高至與神權等同的信仰層次，並將其視為化險為夷之因，藉此消解自己所遭遇的海上災難與危機。《述奇》中對於海神信仰並未多加論述，從文中僅知海神、天后均為保佑航行平安的神明⁷⁸，在充滿變動與未知危險的海洋空間裡，神祇與君主，對張德彝而言，皆為不變的平安象徵，同樣皆有庇佑航海旅程順利完成之能力。面對航海苦難的挑戰，張德彝一方面認同現代化的西方科技，一方面卻又回歸傳統的價值認知⁷⁹，遊走二者之間，呈

⁷⁶ 清·張德彝：《二述奇》，《匯編（二）》，頁143。

⁷⁷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210-211。

⁷⁸ 歷來學者對「海神」的定義出入頗大，例如王榮國認為「是指人類在海洋發展與開拓、利用的過程之中對異己力量的崇拜，也就是對超自然與超社會力量的崇拜」，曲金良則認為「是涉海的民眾想向出來掌管海事的神靈」。王榮國：《海洋神靈——中國海神信仰與社會經濟》（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頁28、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論》（青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9），頁43。中國主要海神信仰的興起，大致經歷了一個從人面鳥身的早期海神到四海海神、海龍王、媽祖、地方海神和專業海神的歷史發展脈絡。朱建君：〈從海神信仰看中國古代的海洋觀念〉，《齊魯學刊》198（2007.3），頁43。

張德彝對「海神」並無多加解釋，但他所謂的「天后」指的應是保佑航海平安的媽祖女神。《述奇》中海神、天后除一起出現之外，也有各自出現之例，除上述引文外，在《五述奇》中，張德彝參觀德國佛爾根船廠新船下水典禮，見女童手拉彩繩，酒瓶順繩而下，直觸船尾，瓶碎酒噴，便推測此舉「必以酒祭天后也」。清·張德彝：《五述奇》，《匯編（五）》，頁511。

⁷⁹ 接受西方科學教育的張德彝雖對新世界充滿憧憬，同時卻也堅守許多傳統價值。從張德彝與船上乘客的相處細節，可見他的開明程度，例如他屢與船上日人筆談討論，認為「隨處皆足徵學，無人不可貢忱」，亦大方接受西方握手禮節：「今所處之地，既非中華，亦非日本，以是禮行之，似無不宜」；同時卻也勇敢捍衛自己所認同的傳統價值與民族尊嚴，在船上面對洋人訥武英以鞋底論中國人「蠢笨不靈」的挑釁，張德彝回應：「中國鞋底，首尾一律，以之待人，亦必終始如一，不致易轍改弦也」、同船日人以日本國教質疑中國儒教，張則以忠孝道德與四書五經加以駁斥，堅定儒家價值。航海經驗所帶來的科技體驗固然拓展其視野見聞，同時也讓他在具體物質與抽象價值的擺盪之間，更清楚瞭解自我選擇。清·張德彝：《再述奇》，《匯編（一）》，頁430、《三述奇》，《匯編（二）》，頁298、280、284。

現出相當程度的矛盾性。從初次出洋到第四次出洋的屢屢脫險，他對西方科技的肯定從輪船本身轉移到航海通信，對天子洪福的信仰卻始終堅定貫徹，兩種不同的描述態度，也說明了他的認同差異。

以天子洪福與航海平安加以連結的說法，在清代航海記錄中極為常見。例如嘉慶五年，琉球冊封使趙文楷、李鼎元渡海赴琉之際，已蒙御賜右旋定風白螺，用以鎮護海上險惡風波⁸⁰、與張德彝初次出洋同行的斌椿，將一路航行平安歸功於「非仰賴天子洪福，曷克臻此」⁸¹。有別於必須上繳的官方日記，張德彝的《述奇》屬私人著作，讀者群亦預設為開放性的「海內士君子」⁸²群眾，在《三述奇》返華途中，當船上日人觀《再述奇》而盛讚其「歷歷如繪，益見所論不虛」，張的反應卻是「既仰賴我皇上洪福，得履其地。其異於我者，固當詳為登錄，其與我同者，亦可略見一斑也」⁸³，此刻的「天子洪福」已經成為旅行與遊記的最關鍵契機，也強化了旅人的書寫責任與出使使命感。

《述奇》還提及了其他航海苦難，如在大西洋中險撞北極浮冰⁸⁴、遇特殊地形，船行險境，搖蕩簸揚，「終夜不寐」⁸⁵、在法國墜馬受傷後返華休養，於艙中無法成眠，獨醒思鄉，哀傷感嘆「舟次之苦，甚於輪蹄」。⁸⁶《述奇》中屢屢提及過紅海酷熱難當，同船旅客更「因酷熱難禁，哭號驚醒」、「因畏炎威，晝夜哭泣」⁸⁷，在《四述奇》中由華赴歐的航程裡，張德彝明白紅海炎熱的地理成因後，該次出使

⁸⁰ 右旋白螺固然可見聖眷之隆，鎮定風波的效果並未說服兩人，趙文楷〈渡海放歌行〉曰：「東海有螺剖為樽，注以松醪容一鬥」甚至欲剖螺為酒樽，暗諷班禪所進右旋定風白螺絕無定風靖海的神異魔力。相關資料請參見廖肇亨：〈清代中葉古典海洋詩歌釐探：以嘉慶五年琉球冊封使趙文楷、李鼎元的海洋經驗為中心的考察〉，《海洋文化學刊》8（2010.6），頁36-38。

⁸¹ 清·斌椿：《乘槎筆記》，頁102。

⁸² 「願海內士君子共聞此奇，得知天下時務之屢變，風景之日新，不誠愈出而愈奇」，清·張德彝：《四述奇·序》，《匯編（三）》，頁99。

⁸³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三）》，頁4。

⁸⁴ 清·張德彝：《二述奇》，《匯編（一）》，頁616。

⁸⁵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84。

⁸⁶ 清·張德彝：《二述奇》，《匯編（二）》，頁137-138。

⁸⁷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四）》，頁816、818。

任務結束後由歐返鄉，出發之前，他便事先向英國醫官尋求藥方⁸⁸，希望以科學途徑解決問題。

海上所遭遇的意外危機或為航海冒險的印證勳章、或為君主海神保佑之結果，甚至是體驗西方文明的機會，歷經數十年，張德彝看待、消解航海苦難的方式，呈現出極為傳統卻又先進的矛盾，一方面進步樂觀，一方面卻又回歸到極為原始的思維模式中，二者看似彼此相悖，卻又真實地在他的航海日記中交互出現，遊走於二者的罅隙之中，他所再現的航海之苦與難，也不再只是單純報導性質的資料文獻。

（二）美好歡愉

漫長海上時光並非全充滿苦難，《述奇》中亦展現各種愉悅場景：

出口甚平，水色深綠，入夜，明月如畫，碧海無波，倚篷遠眺，天水無涯，心曠神怡，寵辱頓忘。⁸⁹

風光激盪，鷗鷺不驚，穩送一帆，為數日未得之樂事。⁹⁰

逆風浪湧，船力贏水且穩，心神清快焉，為十一次往來未曾有者。⁹¹

此分別為《三述奇》從香港前往安南途中所見景象、《四述奇》船過錫蘭景致、《八述奇》由華赴歐、船過亞丁之記錄。

同樣呈現航行之樂，三者的景色鑑別度與地域特色均不明顯，似乎將此三段文字安置於任一航程均可成立。首則由景入情，強調因賞海上美景而頓興寵辱頓忘之主觀感受，景物隨之淡化，旅人之自我凸顯，二、三者更可用來描述任一海域「水平船穩」、「水平如鏡」之航行。

有別於此類模糊概括的航行樂事，張德彝對美景所帶來的歡愉感受還有另一種更為具體的描述：

⁸⁸ 最後醫生「配藥一料」，建議「天極熱時，每早以檸檬水沖服一包，以斂血氣」。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783。

⁸⁹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272。

⁹⁰ 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58。

⁹¹ 清·張德彝：《八述奇》，《匯編（八）》，頁558。

未正，過成山，遙望層巒疊嶂，上出重宵，雲影天光，隱約間不啻蜃樓海市，左右漁舟三兩，隨波上下，水現深綠色，舟平如砥，大有此日中流自在，行之樂。⁹²

由天津前往上海的航程中，抵達煙台之前，見山色雲影天光漁舟，彼此相映，他從船上觀賞周圍景物變化，體會到真正悠閒自在的航海之樂。

此類從自然景物體會到的航海之樂，反映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與一般傳統山水遊記並無太大差異，中國古典遊記基本上以「天人合一」的審美理想為核心⁹³，《述奇》中所描述的賞景之樂雖未將旅人自我完全投射於眼前景物，然而，當主觀感受被客觀景物影響，進而彼此交融，旅人由景物之中體會到寵辱皆忘、自在之樂，亦表現出一種美好安適的物我之情。《述奇》中所出現更為典型的例子如下：

酉正，見東山頂，月出少半，俞惕盒乃舉酒而邀之，移時光圓如鏡，彩微雲衢，而西山後，日落餘暉，上映如火，噴土少刻，矇影限盡而光滅矣。⁹⁴

在接近蘇伊世運河之前，見新月落日並現，天空色彩光影變化，同伴舉杯邀月、將景物擬人化的舉動，十足為傳統文人雅興之展現。

航海過程中所遭遇的新鮮事物，開始改寫了旅人傳統認知中的美好感受。當張德彝在船上發現自己的生日巧遇西方元旦，這種巧合所呈現出的，是另一種新舊交融的混雜感受：

是日為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元旦，早起彼此相見，皆道新喜，又值彝之賤辰，風平浪靜，水碧天清，茶香酒美，船穩人和，樂甚。⁹⁵

同為值得慶賀的生日與元旦，當傳統認知的中國曆法與船上所採用的西洋曆法，碰

⁹² 清·張德彝：《六述奇》，《匯編（六）》，頁 673。

⁹³ 遊記創作首先面對的是人與自然的審美關係，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確立的哲學基礎就是「天人合一」，即通過自然人化與人化自然的雙向互構，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遊記文學的創作也正式以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蘊含與闡釋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深邃哲學。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 14。

⁹⁴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 310。

⁹⁵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 301-302。

撞出兩個節日的巧妙相遇，張德彝此次所經歷的航行之樂，已複雜地包含了兩個世界的時間秩序。

爲排遣航海之苦，許多娛樂活動因應而生，例如由橫濱赴美途中，航行三旬始見來船，眾人無不欣然探望，當晚「洋人皆易白服、冠高冠，係以紙疊成，形式不一，羅列成圓，隨走隨唱」⁹⁶；赴歐途中，爲解暈船之苦，「二洋人在彼歌唱，因船蕩頭暈，藉此以醫心悸，乃甫歌半曲，眾人皆出圍坐而聽」，儼然一同樂會場景，張德彝雖「不嫻謳曲」，聆聽之際，亦「殊覺快于心也」。⁹⁷

越至後期，《述奇》中所記錄的航海娛樂活動越發多樣，如《八述奇》中，船上男女「早晚或玩擲蒲，或玩牙牌，或擲灰布餅，或拋繩結圈，以破岑寂」。⁹⁸新科技的發明與應用，更大大改善航行品質，就連行經昔日令人「昕夕汗流，口不知味，臥不安牀」的酷熱紅海，也因船艙內加裝電風扇，轉爲舒適宜人的航程：

開之花轉，清風下來，襲我襟袖，血和肺斂，飲食以甘，煙房一橫，首尾各懸花一，男客飲加非，吸捲菸，亦安逸舒暢，誠事半功倍之衛生物也。⁹⁹

新器物的引進，使得海上生活品質隨之提升。在充滿各種恐懼情境（如海況未明、疾病橫生¹⁰⁰、海葬拋屍¹⁰¹……等）、航行時間又漫長的船艙空間裡，娛樂活動的存在爲紓解壓力之必要。

⁹⁶ 清·張德彝：《二述奇》，《匯編（二）》，頁454-455。

⁹⁷ 清·張德彝：《三述奇》，《匯編（二）》，頁301-302。

⁹⁸ 清·張德彝：《八述奇》，《匯編（八）》，頁552。

⁹⁹ 清·張德彝：《八述奇》，《匯編（八）》，頁552。

¹⁰⁰ 《四述奇》隨郭嵩燾赴英途中，庖丁柳樹仁即於船上發病，船主立即進行隔離，抵達錫蘭後，病患及同房衣工陳炳祥均移送醫院觀察治療。清·張德彝：《四述奇》，《匯編（三）》，頁151-157。

¹⁰¹ 《述奇》中多次記載海葬，初次出航，同船印度人身故，船主即「令人負其屍而付諸汪洋矣」、《二述奇》由美赴歐途中，一客不起，「船主令四名黑人，裹以白氈，拋諸水內」、《三述奇》對此有更完整記錄：「船主令以白布包裹，停于船面上貨艙，口外圍白布帳，飭匠造柩，四面鑽孔，午後入殮，腳下墜生鐵一塊，重二十餘斤，擬申正葬于水宮。……申初，移棺于船旁門中，半倚船，半臨海上，上罩國旗，左右力黑僕，正副船主率男女客與眾僕婢，整衣持經，繞棺朗誦，誦畢，推之入海，復誦經而罷。詢悉足下繫以重物者，令入水而易沈也，棺之四面鑽孔者，令水入而易化也。」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匯編（一）》，頁90、《二述奇》，《匯編（一）》，頁493、《四述奇》，《匯編（三）》，頁164。對安土重遷、強調落葉歸根的中國人而言，客死途中、屍身被拋入海，不得安葬，無疑是極爲恐怖之事。

輪船甲板船艙是一個相當特殊的空間，政治地理學家阿格紐（John Agnew）勾勒出地方做為「有意義區位」的三個基本面向：「區位（location）」，「場所（locale）」，「地方感（sense of place）」，他強調地方是指「有意義的區位（a meaningful location）」，且地方不總是固定不變的。船行導致區位不斷改變，但是那艘船則成為船上「長途旅行者共享的、特殊地方類型」。¹⁰²物理存在性的自然「空間」與具有人文意義的「地方」為兩個不同概念，段義孚（Tuan Yi-fu）、瑞夫（Relph）強調：經由人的住居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累積過程；經由意象、觀念及符號等等意義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以及個體或社區的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的建立；空間及其實質特徵於是被動員並轉型為「地方」。¹⁰³對漫長航海旅途中共處一船的乘客而言，基於共同生活經驗的累積，輪船空間已具備許些特殊的地方意義。《六述奇》對於旅客們同舟共濟的情誼有簡短描述：

自放洋後，一路平安，諸客咸感船主情義殷摯，乃公作誦詞一章贈之，通船頭二等客陸續畫押。¹⁰⁴

平安順利的航程成為眾人共享的愉悅經驗，同船乘客感念航行順利，共同掛名贈文船主，代表著乘客們已凝聚了一定程度的團體意識。

特殊節日的到來，更彰顯船艙獨特的地方意義。同樣於航程中巧逢西曆新年，相較於《三述奇》中僅有兩行的輕描淡寫，《八述奇》對西曆 1905 年除夕夜的慶祝活動，有著更為仔細的描述：當晚精心佈置的船艙「懸掛各國商旗」、「五色鮮明，中垂各色電燈一串」，更有應景的聖誕樹「各枝繫以金銀五色小球玩物，滿然紅白

¹⁰² 引自 Tim Cre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頁 14。阿格紐（John Agnew）將空間理解為三個維度：場所（Locale），在社會關係作用之下，場所被建構出來（這些可能是非正式的制度）；Location（區位），地理的區位，涵蓋了明確的社會與經濟過程，在較大的規模中運作的社會互動背景；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域的感覺結構。Agnew, John,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28.

¹⁰³ 艾蘭·普瑞德（Allan Pred）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9），頁 86-87。

¹⁰⁴ 清·張德彝：《六述奇》，《匯編（六）》，頁 709。

小燭」，樂工作樂，二等艙以上男女乘客「一律新衣，既而鼓吹，陣陣跳舞」，至子正「男女歡呼，慶賀新禧」，迎接新年到來，並由樂工率領繞船上下四面各一周，由各方位行遍船艙內有限空間，水手扮牛驢提供娛樂表演，最後眾人「飲啤酒，互相歡樂，丑正始畢，如此終宵，意為送舊歲迎新年也」。¹⁰⁵原應闔家團圓之新年假期，卻因旅途漫長，無法歸家，此時眾人於茫茫大海中同聚一船、不同身分階級的旅客——包含樂工、水手……等工作人員與二等艙以上男女乘客，不再壁壘分明，在特殊節慶氣氛的催化感染之下同樂共歡，長期共處的海上空間頓時化為眾人共享樂園。同樣置身其中、參與盛會的張德彝，以旁觀者的身分詳細描繪當時歡愉情境，亦凸顯了船艙獨特的地方意義。

《述奇》中還記載了充滿歡樂氣氛的各種跳舞場景：

記通船洋僕知能奏樂者八人，每日兩次，一在午初，一在亥初，每次五六節不等，每值水平船穩，當亥初奏樂時，則男女客集船面跳舞，以娛暇日。¹⁰⁶

船面左鄙一帶，水手以各國商旗懸之兩邊作壁，中間開場，燈然樂作，通船頭等男女跳舞甚懽，丑初始散。¹⁰⁷

船行海上，乘客同樂狂歡，集體享樂，每日更有固定舞會，音樂皆備，展現出動態的航海之樂。

身處其中的張德彝是否引以為樂，《述奇》中並無太多相關記載，但《六述奇》中對船上舞會他有另一段特別的描述：

碧船稍大，較本船長三四丈，艙中上下燃燈三橫，每橫約百盞，不啻光明世界。且船面前後兩處奏鮫人之樂，作鴛鴦之舞，極形鬧熱。戌初南來一船，北來三船，皆前掛大電燈，遠望如日月光之閃爍，亥正，本船及碧船皆燃大電燈。¹⁰⁸

在蘇伊世運河附近見周圍船隻燈火通明、歌舞升平，以旁觀者的姿態從旁觀看，原

¹⁰⁵ 清·張德彝：《八述奇》，《匯編（十）》，頁 757-758。

¹⁰⁶ 清·張德彝：《八述奇》，《匯編（八）》，頁 496。

¹⁰⁷ 清·張德彝：《八述奇》，《匯編（八）》，頁 496。

¹⁰⁸ 清·張德彝：《六述奇》，《匯編（六）》，頁 704。

本有限的船上空間頓時轉化為超現實的特殊風光，代表西方科技文明的電燈建構一水上光明世界，參與其中的船上乘客共築歡樂氛圍。因為觀看視角的不同，隔著一定距離、置身其外的張德彝，清楚描繪出航海生活專屬的另一種歡愉美好。

共處一船的團體生活亦非全然美好，當船抵亞丁，當地土人上船兜售貨物時，在船上的張德彝目睹了一幕醜惡景象：

辰初抵亞丁，住船，上煤上水，土人登船出售鴉鳥毛、珊瑚、寶石之類，見水手偷珊瑚、英人騙菸捲、日婦竊戒指，西人恐嚇之，其勢如狼如虎，強欺弱、大欺小，不循天理，不按公法，亦如是耳。¹⁰⁹

原先互為他者的異國乘客因共同生活經驗，在船上凝聚成一團體，面對相對的外來他者，卻不約而同地採取欺壓手段，相較於船上同樂共歡的舞會歌唱場景，此處被眾人默許的卑劣團體行為，明顯是一強烈對比。

在漫漫航程觀察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伴隨著新生活習慣與時間秩序、科技器物的介入，張德彝體驗到的航海樂趣已有極大不同，不限於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審美經驗，從「空間」到「地方」的轉變過程裡，船艙生活凝聚了新的團體，在同度安危、休戚與共的緊密結合中，新的航海體驗重組了另一種共享共樂的歡愉情境。

四、結語

從 1866 年到 1906 年，張德彝大半生皆在西方遊歷，八次出洋，他已「瀛寰五洲，邦國數百」¹¹⁰，累積極為豐富的旅行經驗，每一次旅行的開始與結束，海洋均是連結家鄉與異地的過渡，在時間與空間上，張德彝均橫跨多重疆界，在此種背景下所開展的海洋書寫，自然也反映出海洋的多元樣貌。

在旅人的凝視與觀望之下，神秘未知的海洋隨著旅程的開展漸趨真實，然而，

¹⁰⁹ 清·張德彝：《五述奇》，《匯編（五）》，頁 51。

¹¹⁰ 清·張德彝：《八述奇》，《匯編（八）》，頁 519。

張德彝慣用「如鏡如畫」書寫所見海洋美景，使得此類美景模糊籠統；在記錄海上真實自然景觀之際，雖採紀實手法，卻因海洋元素本身的特殊而別具虛幻情境。在書寫自己的海洋新體驗時，張德彝一開始雖以傳統認知框架加以比附、解釋，但隨著經驗與資訊的累計，他逐漸修正自己的觀看態度，以科學化的單位與數據，建構出另一個符合西方標準的海洋世界。

長期漂流、面對未知天候，充滿各式危險災難，暈船之苦與狂風巨浪，讓張德彝體會到航海之苦難，屢屢安然度險，他一方面將其歸功於君主海神保佑，一方面卻又肯定西方文明之進步，呈現出極為傳統卻又先進的矛盾。漫漫航程裡，共處船艙的旅客凝聚出特別的團體意識，從個人獨享的自然審美經驗到船上群體娛樂活動的參與，《述奇》所再現的航海之樂，鑄造了另一種新／舊、靜／動並存的歡樂感。

透過張德彝的觀察與記錄，《述奇》建構出一座屬於晚清士人的海洋，然而，由於張德彝本身所具備的官方身分，他出洋所搭乘的座位多半是輪船的頭等、二等艙，對於水手及其他階級的旅客，少有接觸，《述奇》中所書寫的海洋難免也存在著一定的侷限性。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清·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稿本航海述奇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1997。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歐美還遊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

清·張德彝：《隨使法國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

清·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

清·郭嵩燾：《養知屋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

清·斌椿：《天外歸帆草》，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

清·斌椿：《乘槎筆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長沙：岳麓書社，2008。

二、近人論著

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王志弘：《流動、空間與社會：1991-1997 論文選》，臺北：田園城市文化出版社，1998。

王春燕：《張德彝與西方近代文明——以八部《航海述奇》為考察中心》，煙台：魯東大學專門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王榮國：《海洋神靈——中國海神信仰與社會經濟》，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王熙：《一個走向世界的八旗子弟：張德彝〈稿本航海述奇匯編〉研究》，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4。

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論》，青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9。

朱建君：〈從海神信仰看中國古代的海洋觀念〉，《齊魯學刊》198（2007.3），頁43-48。

周憲：〈旅行者的眼光——從近代遊記文學看現代性體驗的形成〉，劉昭明主編：《旅行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書林出版社，2001，頁405-424。

- 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陳珪：〈晚清「海外遊記」與「殖民時代」——以《稿本航海述奇彙編》中的「物質文化」為引子〉，田浩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805-833。
- 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雷俊玲：《清季首批駐英人員對歐洲的認識》，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 廖肇亨：〈清代中葉古典海洋詩歌釐探：以嘉慶五年琉球冊封使趙文楷、李鼎元的海洋經驗為中心的考察〉，《海洋文化學刊》8（2010.6），頁 31-63。
- 趙榮、楊正泰：《中國地理學史：清代》，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 樓秀麗：《張德彝——一個晚清外交官西方認識的成長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樓盼：《試述張德彝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石家庄：河北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 艾蘭·普瑞德（Allan Pred）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9，頁 115-135。
- 約翰·厄里（John Urry）著，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臺北：書林出版社，2007。
- Tim Cre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 Agnew, John,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